

散装江苏：朱元璋和康熙埋下的“彩蛋”

一场被戏称为“没有假球，全是世仇”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，仅用一个月便火遍全网。场均8798人的上座率超越同期中甲联赛，抖音话题播放量突破2亿次。这场被调侃为“十三太保内讧”，甚至引得官媒参与玩梗的赛事背后，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命题——“散装江苏”为何如此之“散”，“苏大强”又为何如此之“强”？

要真正看懂“苏超”热梗与“十三太保”的恩怨情仇，还需从它们的历史文化根源说起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陈曦/文 钱念秋/视频

“江苏”正式挂牌才三百多年

翻开江苏地图，长江与淮河如两条天然手术线，将这块凸在公鸡胸脯上的土地切割为三块：苏南、苏中、苏北。

“不南不北”是江苏在中国地理位置上的一个重要特征；由于历史文化和行政划分，不少城市祖上也当过国都和省会，南京被调侃成江苏省“名义省会”也并非无迹可寻；经济上更是你追我赶，历史上苏北曾一度比苏南更富裕，随着江南经济的日益繁荣，苏南人的心态也随之变化；语言上也存在较大差异，说着江淮官话、吴语、中原官话的人们之间也难免有些微妙的看法。

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编撰的《这里是江苏》，如此描述这片由多元文化板块拼合而成的土地：“走读宁镇，那是龙蟠虎踞、南北贯通，洋溢着浓厚进取精神的金陵文化；走读苏锡常，那是聪颖灵慧、细腻柔和而又富于创新的吴文化；走读扬泰，那是清新优雅、视野开阔而又豪迈俊秀的维扬文化；走读徐淮宿，那是气势恢宏、尚武崇文、以英雄主义为主流的楚汉文化；走读通盐连，那是活力四射、充满开放意识的海洋文化。”

作家叶兆言的《江苏读本》，以江苏省及下辖的十三座城市为叙述主题，从江苏的历史渊源，到江苏的当代发展；从江苏的自然地理，到江苏的文化情结；从宏观的描述，到对十三个省辖市分别从小处解读，深入浅出，纵横捭阖，写成一部阅读江苏、了解江苏的绝佳读本。此书对城市精神的全新解构，意外地成为了“苏超现象”与“散装江苏”的文化注脚。

在书中，叶兆言通过梳理江苏历史阐明了一点——“江苏确实是散装的。”

江苏虽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，但其作为独立行政区的建省史仅有三百余年，在中华五千年文明长河中不过一瞬。

远古时期，江苏分属九州中的徐、青、扬三州；春秋战国时，北部属宋，南部属吴，后尽归楚地；秦统一后，分属东海、泗水、会稽三郡；汉代划归徐、扬二刺史部，其中扬州刺史部辖域广袤，涵盖今江浙沪闽等地，其治所历经多次变迁，与今日扬州市并无直接关联。三国至隋唐，江苏南北分属不同政权，统一时被划入不同行政区，分裂时则常以江淮为界。也就是说，在先秦至唐宋约两千年历史跨度中，江苏各区域历史上均有独立政治中心，缺乏长期统一的行政归属，如苏州曾是吴国都城，徐州为汉代楚国都城，南京是六朝古都。

元朝行省制下，江苏南北分属江浙行省与河南江北行省。直至清康熙六年（1667年），“江苏”才首次作为省级行政区名称正式确立。

“徽京”源于朱元璋下的一盘大棋

江苏，这个以“江宁”“苏州”

首字得名的年轻省份，其前世今生交织着帝王的权谋、文化的碰撞，以及长江两岸剪不断理还乱的地缘情结。

故事可追溯至600多年前的明朝。朱元璋定都南京后，为拱卫京畿，划定了一个囊括今天江苏、安徽及上海全境的特殊行政区，史称“南直隶”。这个横跨长江、淮河的超级行政区，将江南的鱼米之乡、江淮的漕运枢纽与淮北的军事要冲强行捆绑，形成南北交融、东西并蓄的独特格局。即便明成祖迁都北京，南直隶仍保留着“南京”的尊号，以留都身份延续着帝国副中心的地位。

这种特殊地位，在清军入关后戛然而止，南京更名为“江南省”。1667年，年轻的康熙皇帝面对疆域辽阔的江南省，终于下定决心切割瓜分。不同于以长江、淮河为界的传统分法，他选择从北向南纵向切割：西部取“安庆”“徽州”首字为安徽，东部取“江宁”“苏州”首字为江苏。这场让两省均占江南、江北、淮北的拆分手术，看似均衡实则强硬，原本一体的经济文化单元被生生剖开，却造就了中国行政史上罕见的“跨江省份”模式。

新生成的江苏省，省会初设南京，后迁苏州，形成“双中心”格局。行政体系更是别具一格：苏州驻巡抚（相当于省委书记）；苏州与南京分设布政使（相当于省长，主管民政财政人事），前者辖江南四府一州，后者统管南京与苏北。这种“双布政使”制度，割裂了南京与江南腹地的联系，却无意中强化了南京“跨江而治”的特殊地位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安徽与江苏分家后，已是两个省，但安徽的行政官员仍然对南京依依不舍，安徽布政使在南京办了差不多100年的公差。

“徽京”的调侃，本质是南京与安徽剪不断的地缘脐带。最直观的地理印证，是皖东“飞地”天长市，宛如一枚楔子嵌在扬州、淮安之间；而江苏双沟镇直到1955年才从安徽划归泗洪。这种犬牙交错的省界，正是当初清廷犬牙相入的防割据策略，却在数百年后催生了独特的跨省生活圈。

从地图上看，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距安徽马鞍山市的路程，比到南京城区还近。这种“近邻胜远亲”的地理格局，源于明清两代的行政遗产——当江苏与安徽同属“南直隶”，也就是“江南省”时，南京已是两省共同的政治中心。

苏超场外，南京有芜湖、马鞍山、滁州等“铁杆应援”，苏北重镇徐州也有山东的兄弟城市“加油助威”。有一种说法，现在归上海管辖的松江地区原来属于江苏，为了弥补江苏这一重大损失，原来隶属山东的徐州割让给了江苏。

叶兆言认为这个说法似是而非：“事实上，徐州一直是江苏的一部分，从明朝开始，它几乎一直属于江苏。1944年，汪伪政府曾设置淮海省，以徐州为省会。抗战胜利后，淮海省被撤销，徐州因此一度属于山东省；1953年1月

重新划归江苏，这只能算是物归原主，徐州从江苏划出去，前后加起来还不到十年。”

历史上的苏北比苏南更富裕

因为苏超再次火遍全网的“散装江苏”，说的是江苏13个地市各有硬核实力，从市到县甚至村镇都自带高光，当地人对家乡的认同感强到“各玩各的”。

诸如楚汉之争、南哥之争、蛋炒饭与萝卜干的主食之争，还有扬州泰州의早茶battle……这些梗的背后，是江苏各市百姓对自己城市的强烈认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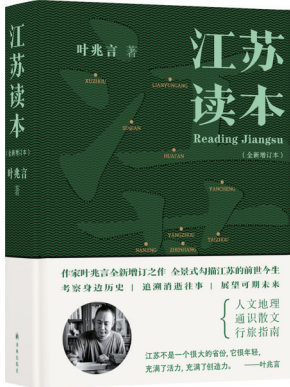
唐代扬州靠着大运河成了“古代大上海”，诗人笔下“十里长街市井连”的繁华，连杜甫都眼馋外国商人扎堆来这里做生意；漕运时代的“天下粮仓”，孕育了淮安“世界美食之都”的基因，从“共和国第一菜”软兜长鱼，到十三香龙虾风靡全国，尽显“淮刁”对饮食的极致追求；宿迁则是苏北的酒肉江湖，洋河大曲从明末就名震江淮，至今还在古装剧酒旗上刷存在感；马可·波罗700多年前就惊叹苏州“漂亮得惊人”，人人都穿昂贵的丝绸，衣食无忧……

以长江为界，“江南”“江北”的划分自古有之，而“苏南”“苏北”的称谓却是直到近代才出现。

历史上的江北比江南更富裕。当今日富庶的太湖流域还是一片沼泽地时，江北的开发早已初具规模。西晋“永嘉之乱”后，溃败的中原王朝仓皇南迁，大批北方士族与庶民涌入江淮流域。这些北方移民，带来先进的中原文化，在江苏反客为主，反而将当地操吴语的土著视为落后，“南蛮们”也情不自禁学起了北方官话。但风水轮流转，随着19世纪江南经济快速崛起，江南人的社会地位提高，心态也随之发生变化。与此同时，江北则因洪水、灾荒、战乱等原因逐渐衰落，大批江北农民涌入江南和开埠后的上海谋生，在那里形成了以苦力、佣工为主的底层群体。正是这股移民潮催生了“苏北人”这一带有歧视色彩의称谓，成为区域经济落差的文化投射。

美国历史学家韩起澜在《苏北人在上海1850—1980》中提出深刻洞见：“苏北”本质上是一个由人文经济因素建构的概念，而非单纯的地理范畴。其概念生成机制植根于江南与江北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实力鸿沟。恰如叶兆言幽默描述：表现在语音认同方面，苏北人对苏南人说话，更多表示听不懂，苏南人则更容易流露出一种苏北话不好听的优越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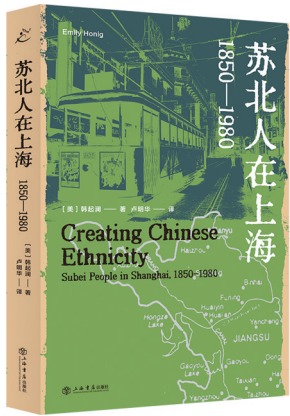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，经过多年整治，苏北水患与盐碱化问题已得到解决，经济面貌焕然一新。放眼全国，江苏北部的综合经济实力已经不能算落后，尤其南通，经济总量超过常州，基本上可以跨入发达地区的行列。即便省内排名最后的连云港，在全国同级及以上城市中也能排第71位。2024年全国GDP百强县，江苏占据24席，苏北有7县上榜。



《江苏读本》
叶兆言
译林出版社



《这里是江苏》
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 编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《苏北人在上海：1850—1980》
(美)韩起澜
上海书店出版社



江苏十三太保
各有各的“王炸”
扫码看视频

“散装”更具经济文化发展优势

在叶兆言眼里，“散装”恰是江苏的发展密钥：“因为散装，所以特别包容。”以南京为例，老南京人原本不吃辣，现在“阿要辣油”成了灵魂拷问；盐水鸭能成为城市符号，还得感谢元末明初回族迁入带来的鸭馕文化。

一个更能体现江苏人和江苏文化包容性的例子是，江苏没有“客家人”的概念——不像广东、福建、江西等地，北方移民因难以融入当地而形成“客家人”这一特殊民系，江苏对外来人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包容。这样的气度与胸襟，或许才是“散装”背后最硬核的实力：不纠结谁是C位，而是各美其美，共同成就了非凡的苏大强。

而从未来看，组装的江苏更具能量互补的潜力：以前江南有很多水田，可以改良江南的气候，如今工业发展让水田减少，但通过南水北调把长江水引到苏北，大片苏北平原可以接过“改良气候、保障粮食”的接力棒。这样的动态平衡，让江苏在世界版图上的分量越来越重。

链接 南京：文化老大哥

阅读这个城市，就是在回忆中国的历史。20世纪30年代，南京作为国民政府的所在地，曾有过一次规模浩大的城市建设。宏观上采纳了欧美规划模式，微观上采用了中国传统风格，南京成为当时“中国最漂亮、整洁而且精心规划的城市”，并因此被哈佛大学的教授柯伟林写进他的教材。

苏州人遇事最讲究

苏州人和南京人最大的不同，是他们总会想到自己是苏州人。南京人大大咧咧，遇事有些粗线条，咸的淡的辣的酸的，只要是自己没吃过，只要是正在流行，都恨不能品尝一下。南京人吃什么都觉得好吃，都能乐在其中。苏州人正好相反，他们遇事永远认真、讲究、挑剔，苏州的饮食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和爱好，不合自己口味的就是异类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，因此苏州人喜欢把“这个怎么能吃”的疑问挂在嘴上。

徐州此地出帝王

“千古龙飞地，几代帝王乡。”徐州出过的开国皇帝有从沛县走出来的汉高祖刘邦。汉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，因为有了刘邦，无论直系的西汉，还是号称后人的刘秀的东汉、刘备的蜀汉，追根溯源谈祖籍，自然而然地都与沛县分不开。

南北朝时期，出身贫穷的彭城人刘裕，两度出师北伐，灭南燕，亡后秦，金戈铁马气吞万里，在公元420年，取代了晋朝司马氏的名号建立宋朝，为了有别于唐宋的“宋”，史称南朝宋或刘宋。唐朝末年，徐州的碭山出了个朱温，他跟着黄巢一起造反，朝秦暮楚，依靠乱中取胜建立了后梁。五代时期，徐州人李昇弑愤成才，忍辱负重，巧借权势建立了南唐。